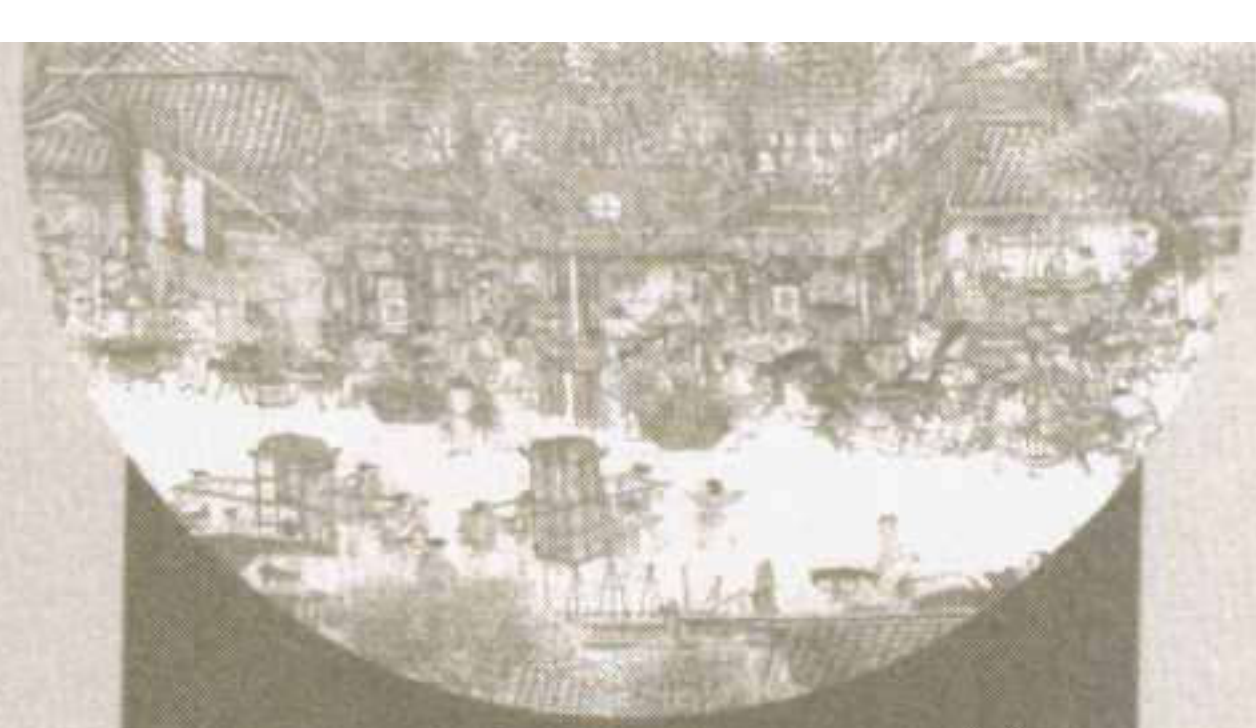




文白
对照



唐宋八大家文钞



郭预衡◎主编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临川文钞引

王荆公湛深之识，幽眇之思，大较并本之古六艺之旨，而于其中别自为调，镌刻万物，鼓铸群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书与神宗本朝百年无事诸札子，可谓王佐之才。此所以于仁庙之镇静博大犹未能入，而至于熙宁、元丰之间，劫主上而固鱼水之交，譬则武丁之于傅说、孔明之于昭烈，不是过已。惜也公之学问，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当时，亦徇于泥古为患。况以矫拂之行而兼之以独见，以执拗之资而恣之以私臆，所以吕、章、邢、蔡以下，纷纷附会，荧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既坏，并其文学，知而好之者半，而厌而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观之，荆公之雄不如韩，逸不如欧，飘宕疏爽不如苏氏父子兄弟，而匠心独具，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来所罕者。予每读其碑志墓铭及他书，所指次世之名臣、硕卿、贤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夺，并从神解，中点缀风刺，翩翩乎凌风之翮矣，于史、汉之外别为三昧也。予首录其《上仁宗皇帝书》一首，次及札子、疏状七首，表启三十六首，与友人书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记二十二首，论、原、说、解、杂著二十五首，碑、状、墓志铭、表及祭文七十三首，厘为一十六卷。

归安鹿门茅坤题

临川文钞 · 目录

临川文钞引

卷八十一 临川文钞一 [上书]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1)

卷八十二 临川文钞二 [札子] [疏]

[状]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21)

上五事札子 (24)

论馆职札子 (26)

相度牧马所举薛向札子 (29)

进戒疏 (30)

上时政疏 (31)

辞集贤校理状 (33)

卷八十三 临川文钞三 [表] [启]

除参知政事谢表 (35)

除平章事监修国史谢表 (36)

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谢上表 (37)

除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谢表 (38)

辞免使相判江宁府表 (39)

朱炎传圣旨令视府事谢表 (39)

差弟安上传旨令授敕命不须辞免

谢表 (40)

贺南郊礼毕肆赦表 (41)

贺正表 (41)

赐生日礼物谢表 (42)

甘师颜传宣抚问并赐药谢表 (42)

李舜举赐诏书药物谢表 (43)

中使抚问谢表 (44)

中使宣医谢表 (44)

请皇帝御正殿复常膳表 (45)

请皇帝御正殿复常膳表二 (45)

乞罢政事表一 (46)

乞罢政事表二 (47)

乞出表一 (48)

乞出表二 (48)

乞退表一 (49)

乞退表二 (50)

乞退表三 (50)

乞宫观表一 (51)

乞宫观表二 (52)

乞宫观表三 (53)

手诏令视事谢表 (53)

诏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及赐寺额谢表
..... (54)

依所乞私田充蒋山太平兴国寺常住
谢表 (55)

百僚贺复熙河路表 (55)

除雱正言待制谢表 (56)

进《字说》表 (57)

除知制诰谢表 (58)

除翰林学士谢表 (59)

贺韩魏公启 (60)

上杭州范资政启 (61)

卷八十四 临川文钞四 [书]

上相府书 (62)

上执政书 (63)

上曾参政书 (65)

上杜学士书 (67)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68)

上郎侍郎书 (69)

上田正言书 (70)

上田正言第二书 (72)

上运使孙司谏书 (73)

凌屯田书 代人作 (75)

上人书 (76)

与参政王禹玉书 (78)

与马运判书 (78)

与王子醇书 (80)

上邵学士书	(81)
卷八十五 临川文钞五 [书]	
与王深甫书	(83)
与王逢原书	(85)
与赵高书	(87)
与祖择之书	(88)
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	(89)
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二	(90)
答曾公立书	(90)
答司马谏议书	(92)
答孙元规大资书	(93)
答曾子固书	(94)
答王深甫书	(95)
答李秀才书	(97)
答韶张殿丞书	(97)
答徐绛书	(99)
答段缝书	(100)
答杨忱书	(101)
答张几书	(102)
答钱公辅学士书	(103)
答陈梈书	(104)
卷八十六 临川文钞六 [序]	
周礼义序	(106)
书义序	(107)
诗义序	(108)
熙宁字说序	(109)
《老杜诗后集》序	(110)
《灵谷诗》序	(111)
石仲卿字序	(112)
送李著作之官高邮序	(112)
送陈兴之序	(113)
送陈升之序	(114)
送胡叔才序	(115)
送孙正之序	(116)
卷八十七 临川文钞七 [记]	
虔州学记	(118)
繁昌县学记	(121)
慈溪县学记	(122)
度支副使厅壁题记	(124)
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	(125)

桂州新城记	(127)
信州兴造记	(129)
馀姚县海塘记	(130)
通州海门兴利记	(132)
卷八十八 临川文钞八 [记]	
扬州新园亭记	(134)
芝阁记	(135)
君子斋记	(136)
石门亭记	(137)
鄞县经游记	(138)
游褒禅山记	(139)
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记	(141)
扬州龙兴讲院记	(141)
真州长芦寺经藏记	(142)
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	(143)
抚州招仙观记	(144)
庐山文殊像现瑞记	(145)
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	(146)
卷八十九 临川文钞九 [论]	
周公论	(148)
伯夷论	(149)
三圣人论	(151)
季子论	(153)
子贡论	(155)
庄周论上	(156)
庄周论下	(158)
九卦论	(159)
礼论	(161)
礼乐论	(162)
卷九十 临川文钞十 [论] [原] [说]	
[解] [杂类]	
谏官论	(168)
材论	(170)
原过	(172)
原教	(173)
性说	(174)
进说	(176)
复仇解	(177)
同学一首别子固	(179)
书李文公集后	(180)

读《江南录》..... (181)
读《孔子世家》..... (182)
读《孟尝君传》..... (183)
读《刺客传》..... (184)
读《柳宗元传》..... (184)
书《 洪范 传》后..... (185)

卷九十一 临川文钞十一 [碑] [状]

翰林侍读学士知许州军州事梅公
神道碑..... (187)
司农卿分司南京陈公神道碑..... (189)
虞部郎中赠卫尉卿李公神道碑..... (192)
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 (195)
伍子胥庙铭..... (197)
兵部知制诰谢公行状..... (198)
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 (200)
鲁国公赠太尉中书令王公行状..... (203)

卷九十二 临川文钞十二 [墓志铭]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209)
太子太傅田公墓志铭..... (211)
大理丞杨君墓志铭..... (214)
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 (216)
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 (217)
比部陈君墓志铭..... (219)
朝奉郎守国子博士知常州李公
墓志铭..... (221)
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 (223)
沈内翰墓志铭..... (225)

卷九十三 临川文钞十三 [墓志铭]

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 (228)
秘书丞谢师宰墓志铭..... (231)
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 (232)
主客郎中知兴元王公墓志铭..... (234)
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 (236)
屯田员外郎邵君墓志铭..... (238)
度支郎中葛公墓志铭..... (239)
尚书祠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萧君
墓志铭..... (241)
左班殿直杨君墓志铭..... (243)
右领军卫将军致仕王君墓志铭..... (245)
内殿崇班钱君墓碣..... (246)

卷九十四 临川文钞十四 [墓志铭]

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
刘君墓志铭 并序..... (248)
尚书屯田员外郎仲君墓志铭..... (250)
京东提点刑狱陆君墓志铭..... (252)
节度推官陈君墓志铭..... (254)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255)
葛兴祖墓志铭..... (256)
临川吴子善墓志铭..... (257)
胡君墓志铭..... (258)
王深甫墓志铭..... (259)
王逢原墓志铭..... (261)
金溪吴君墓志铭..... (262)
马汉臣墓志铭..... (263)
吴处士墓志铭..... (264)
孔处士墓志铭..... (265)
建安章君墓志铭..... (267)

卷九十五 临川文钞十五 [墓志铭]

尚书都官员外郎侍御史王公
墓碣铭..... (269)
赠尚书刑部侍郎王公墓志铭..... (271)
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 (272)
王平甫墓志..... (274)
亡兄王常甫墓志铭..... (275)
王补之墓志铭..... (276)
临川王君墓志铭..... (277)
曾公夫人万年太君黄氏墓志铭..... (278)
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 (279)
高阳郡君齐氏墓志铭..... (281)
建阳陈夫人墓志铭..... (282)
永嘉县君陈氏墓志铭..... (283)
郑公夫人李氏墓志铭..... (283)
仙源县太君夏侯氏墓碣..... (284)

卷九十六 临川文钞十六 [墓表]

[祭文]
太常博士郑君墓表..... (286)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287)
建昌王君墓表..... (288)
贵池县主簿沈君墓表..... (289)
处士征君墓表..... (290)

鄱阳李夫人墓表.....	(291)	祭丁元珍学士文.....	(296)
祭范颖州文 仲淹.....	(292)	祭欧阳文忠公文.....	(297)
祭周几道文.....	(294)	祭张安国检正文.....	(298)
祭曾博士易占文.....	(294)	祭束向原道文.....	(299)
祭李省副文 寿朋.....	(295)	祭王回深甫文.....	(300)
祭高师雄主簿文.....	(296)		

卷八十一 临川文钞一 [上书]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1]

茅坤评曰：“荆公以王佐之学与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尽于此书中，所以结知主上亦全在此书中。然其学本经术，故所言亦非汉唐以来宰相所能见，而其偏拗自用，大较与商鞅所欲变法处相近，故其功业亦遂大坏，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学者须具千古只眼看之。

“此书几万馀言，而其丝牵绳联，如提百万之兵，而钩考部曲，无一不贯。”

1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2]，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3]。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

2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4]，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5]。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6]，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謷謷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7]。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3 今朝廷法严令具[8]，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9]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4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5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10]，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11]，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6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12]，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13]，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闾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

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14]，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15]，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16]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7 商之时[17]，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18]，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19]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置之人[20]，犹莫不好德，《兔置》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21]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22]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23]，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24]，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25]。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26]盖闵人才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27]，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28]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8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9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29]，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30]，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10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31]，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32]，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33]。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34]。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35]，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36]《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37]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38]，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39]。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40]，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11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

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41]。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42]，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43]，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44]。此取之之道也。

12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45]。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46]，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修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47]。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48]，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49]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50]。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51]。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13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惻怛[52]，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14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53]，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54]，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55]。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56]，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57]，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

15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58]，出则为六军之将也[59]；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60]，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61]。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

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伎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苟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常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62]，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63]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譊譊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

16 方今制禄[64]，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65]，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廪养之给[66]，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出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67]，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货产[68]，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69]，则其偷堕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70]，侵牟百姓者[71]，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17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增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

18 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72]，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73]，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74]。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75]。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76]，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

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诛[77]，而薄物细故[78]，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79]，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19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80]、贤良方正[81]。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82]。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83]。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84]，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府[85]，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86]。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87]，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88]，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89]。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90]。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91]，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92]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93]。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94]，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95]，往往怵而为奸[96]，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97]，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20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98]，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99]。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

21 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100]，被服于成俗[101]，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102]，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

而至于所部者远[103]，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

22 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二以法束缚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104]，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一二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105]，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而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

23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106]，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107]此之谓也。

24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108]，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109]；唐之黄巢[110]，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111]，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112]，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113]，臣切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114]，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115]，亦皆偷合苟容[116]，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117]。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118]，固将为万世血食[119]，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120]，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25 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121]，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122]，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123]，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124]，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125]。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126]。孟子之言不为过[127]，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

26 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

临天下之士[128]。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129]？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130]，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27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131]，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以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132]，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133]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134]。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28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135]。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不能行[136]。士大夫既以此希世[137]，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138]，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139]，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

29 昔唐太宗贞观之初[140]，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141]，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郑公一人尔[142]。其所施設，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143]，中国安宁，夷蛮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郑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144]然则唐太宗事亦足以观矣。

30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弩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诚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一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145]，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义也[146]。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147]！

【注释】

[1] 这篇奏疏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时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文章分析了宋王朝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变更法度的主张，这些主张也就是他日后变法的政治纲领。文章或题《上皇帝万言书》、《上仁宗皇帝万言书》。[2] “蒙恩”句：谓蒙君恩，得以充任一路官员。 备：备位充数，谦词。 路：行政区域

名称。宋时全国分为若干路，路的辖区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二月至十月，王安石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3〕“而当”句：谓应当把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上所了解的情况报告给皇帝。

〔4〕“声色”三句：谓仁宗对音乐、女色等供玩赏的东西没有丝毫沾染。纤介：细微，一丝一毫。〔5〕

“而又”三句：谓凭公选拔为国人所拥戴的辅佐之臣，将国事托付给他们，而不信任那些奸邪之臣。辅相：指正副宰相或相当于正、副宰相的大臣。贰：两属。倾巧：狡诈，见风使舵。〔6〕二帝：指传说中的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7〕譊（x）譊然：担忧恐惧的样子。〔8〕法严令具：法令严密完备。〔9〕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战国时邹邑（今山东邹县）人，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言论见于《孟子》一书。文中所引孟子的话见于《孟子·离娄上》，原文为：“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仁爱之心。仁闻：仁爱的名声。

先王：古代的圣君，这里指上文所说的二帝三王。〔10〕揆（kuí）：揣度。〔11〕诚加之意：果真能特别留意。诚：如果、果真。〔12〕沈废：沉没废弃。沈，通“沉”。伏匿：隐伏躲藏。〔13〕闾巷草野：指民间、乡村。闾：古代以二十五家为闾。〔14〕膏泽：恩惠。常用于上对下、统治者对老百姓。〔15〕九州：古代将天下分为九州，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后遂以九州代指天下、全国。〔16〕“徒法”句：见《孟子·离娄上》，谓仅有法令是不够的，因为它自己不能自动推行。〔17〕商：朝代名（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商汤所建，传至纣王，为周武王所灭。〔18〕文王：周文王姬昌，周武王之父。商末周的首领，为西方诸侯联盟之长，称西伯。

〔19〕“岂弟”二句：出自《诗经·大雅·旱麓》，颂扬周文王能培育人才。岂弟（kǐ tì）：同“恺悌”，平易近人。

遐：岂（q）。作人：造就人才。〔20〕“微贱”句：地位低下的猎兔者。《诗经·国风》有《兔置》篇，颂扬周文王时人才众多，连猎兔者都有良好的品德。置（jū）：捕兽的网。〔21〕“奉璋”二句：与下面两句同见于《诗经·大雅·棫朴》，赞美周文王得到称职的文臣。璋：古代举行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这里指以玉为柄的酒勺子（祭祀时用勺子舀些酒洒在地上，叫灌祭）。峨峨：庄严貌。髦士：俊士。攸宜：所宜，言各得其所。〔22〕“周王”二句：赞美文王的武将称职。迈：行。六师：即六军，古代天子拥有六军。及之：跟上他。〔23〕夷、厉之乱：指周夷王、周厉王时天下大乱。夷：周夷王（公元前869～前859年在位）。他曾被迫下堂迎接来朝见他的诸侯，这不合于当时的礼制。厉：周厉王。公元前858年即位，公元前842年奴隶暴动，他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十四年后死于该地。〔24〕宣王：即周宣王（公元前828～前782年在位），名靖，周厉王之子。在位期间，屡次对四境的淮夷、西戎、玁狁用兵，巩固了周王朝的边疆，史称中兴之君。〔25〕仲山甫：鲁献公之次子，周宣王之卿士。儒家经典称他辅佐宣王有功。

〔26〕“德輶”三句：出自《诗经·大雅·烝民》，传说是周王的另一卿士尹吉甫歌颂仲山甫的诗。原诗为：“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谓道德轻如鸿毛，但惟有仲山甫能举起它，惜乎无人能帮助他。輶：轻。爱：惜。〔27〕不庭：这里指不向周王室朝贡的诸侯国。〔28〕“薄言”三句：出自《诗经·小雅·采芣》。《采芣》一诗写南方荆蛮氏族反抗周王朝时，周宣王派大将方叔南征，途中老百姓采芣菜来欢迎他。薄言：语气词，无义。芣：一种野菜。新田：耕过两年的田。菑田：耕过一年的田。〔29〕国：指京师及诸侯国的都城。乡：古代居民组织，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乡的学校叫序。党：古代居民组织的一种，五百家为一党。党的学校叫庠。〔30〕礼乐、刑政：礼乐、刑法、政治及一切规章制度。〔31〕庶人之在官者：据《周礼·天官·冢宰》，西周王朝除周王任命的王臣外，各个部门还有自己任用的、不具备王臣资格的属官，即府、史、胥、徒。这四种人是从平民中征去当差的，称“庶人之在官者”。〔32〕放僻邪侈：放荡任性，为非作歹。〔33〕“而齐”句：谓从礼仪、服饰、生活饮食等方面，按照等级定出一定的规格、标准。〔34〕铢两：谓数量轻微。铢：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

〔35〕道艺：道德和治理国家的才能。艺：原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里指治理国家的才能。〔36〕“《王制》”三句：《王制》，《礼记》中的篇名。《礼记·王制》的原文为：“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变衣服：谓改变衣服的样式。〔37〕“《酒诰》”六句：见于《尚书·酒诰篇》。周王朝初年曾下过禁酒令，不准聚众饮酒。诰：皇帝的命令、文告。厥：其，指代周王。佚：放肆。〔38〕抵冒：抗拒、冒犯。〔39〕“又非”句：谓又不是仅仅依靠禁令严厉和治理苛刻就能达到的。〔40〕左右通贵之人：指皇帝身边的达官贵人。〔41〕“书之”句：谓写文字上报朝廷，再

由朝廷来考察他。 [42] 尧之用舜：传说尧在让位给舜之前，曾先后三次对舜进行考察，然后才传位于他。事见于《尚书·尧典》。尧、舜，皆古代传说中部落联盟的首领。 [43] 万官亿丑之贱：谓亿万下层官吏。丑：类。贱：低下。 [44] 禄秩：俸禄的等级。秩：品级。 [45] “故知”二句：所以让懂得农业的人掌管农政，让懂得手工业的人掌管百工。后稷：名弃，尧时掌管农政者，这里泛指农官。共工：名垂，舜时掌管百工者，这里泛指掌管百工的官。 [46] 狃（ni）习：熟悉。 [47] 比周：结党营私。谗谄：说别人的坏话，献媚奉承。争进：争着升官。 [48] 理：管理。熙：兴盛。众工：百官。 [49] “三载”三句：谓三年考核一次百官的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昏庸的人，晋升明智的人。语见《尚书·舜典》。黜（chù）：罢免。陟（zhì）：提升。幽：昏暗，这里指能力低下的人。明：明智，这里指有才德的人。 [50] 四凶：指浑敦、穷奇、檮杌（táo wù）、饕餮（tāo tiè）四人。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尧时，四凶被舜流放到偏远的地方。 [51] 皋陶（yáo）：舜的司法官。契（xiè）：舜的司徒官（主管文化教育）。 [52] 惻怛（dá）：忧伤，体恤。 [53] 太学：古代在京都设立大学，或作太学。宋代在京师设置国子、太学，属国子监。凡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可进国子学，八品官员及庶人子弟可入太学。这里的“太学”兼指国子学。 [54] 章句：汉代经学家，有专门分析儒家经典的章节句读的，叫章句之学。 [55] 课试之文章：指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必须掌握的诗赋、策问等时文。 [56] “处工”三句：据《周礼·■宫·考工记》，周代有司空官，把各种工匠集中在官府里制造各种用具、武器。畎（qu）亩：田地。肆■ ■ ■。 [57] 日力：光阴，时间。 [58] 六官之卿：据《周礼》载，周代有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之长称卿。 [59] 六军：据《周礼·夏官·司马》载，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大诸侯国有三军，其次的有二军，小的有一军。这里“六军”用以统称全国军队。 [60] 比、闾、族、党：皆古代居民组织名称。周代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说见《周礼·地官·大司徒》。 [61] 卒、两、师、旅：古代军队编制的名称。周代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说见《周礼·地官·小司徒》。 [62] 行同能偶：德行和才能相当。 [63] “弧矢”二句：谓武力是用以威慑天下的。语见《易经·系辞下》，原文为：“弧木为弓，剡木为矢，弓矢之利，以威天下。” [64] 制禄：规定俸禄多少之数。 [65] “以守选”句：守选，等候朝廷授官。待除：等候就任新职。守阙：等候补官。通之：谓将在职时的俸禄与守选、待除、守阙时俸禄放在一起来计算。 [66] 厮养：奴仆，受人役使、地位低下者。 [67] 不可以力胜：不可用强制的办法使之驯服。 [68] “往往”句：交，相互。赂遗（wèi）：用财物买通别人。赀产：即资产。 [69] 负累：犹言负罪。 [70] 委法：枉法，不守法纪。 [71] 侵牟：侵夺，牟取。 [72] 闺门：内室之门，指家里。 [73] 放绌：放逐、贬谪。绌，通“黜”。 [74] “昔周之人”五句：参见本文注释[37]。 [75] 有说：有原因。 [76] 元元：指老百姓。 [77] “此三者”三句：谓这三种人是先王之刑罚加以特别惩罚的，而现在却都不加以处罚。 [78] 薄物细故：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的事。 [79] 玩：谓藐视、忽视法令。 [80] 茂才异等：古代推荐和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下诏令推举秀才异等，后因避汉光武帝刘秀名讳，改称茂才。异等：特等。 [81] 贤良方正：汉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诏令地方选取“贤良方正”之士，凡略具文学才能者均可入选，故又称“贤良文学”。唐、宋承其事，设“贤良方正”作为推荐和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 [82] 公卿：三公六卿，这里泛指朝廷高级官员。 [83] 进士：唐宋时代最主要的科举项目。凡各地在京应礼部考试之举人，以诗赋录取者为进士，以经义录取者为明经。 [84] “苟能”五句：雕虫篆刻，西汉时，学童都要学习秦书五体，虫书和刻篆是其中的两体，后世常用以指为文赋诗之类技能，谓其微不足道。绌：通“黜”，指被摈弃。 [85] 百司庶府：指朝廷所设置的所有政府机构。 [86] 州郡：古代行政区的名称。宋代行政区划，全国分为若干路，路下设州、军，州下设县，重要的城市另设府。 [87] “则虽”句：谓官员犯了罪，他的举荐人也要被治同罪。科：法令条文。 [88] 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皆宋代之科举项目。九经：儒家奉为经典的九种著作，宋代“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五经：即上述九经中之前五经。学究：考上述诸经中之一经，得中者称学究，也称明经。明法：考试法律。 [89] 稍责之以大义：谓要以儒家经典之主要精神和原则来测试士子。 [90] 经术：根据儒家经典来治理国家、施行政治的学问。 [91] 恩泽子弟：指因父兄为官而被封官的官宦子弟。 [92] “武王”三句：据《尚书·

泰誓》记载，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列举了纣王的罪状，说他“官人以世”，即以家世任用官吏。武王：周武王，周文王之子，周朝的开国君主。纣：商纣王，商朝的末代君主。[93]流外：中国古代自魏晋时代起，将官职划分为九个等级，称九品，九品以外的称流外。北宋时期，把不是从明经、进士出身的下级官吏称作流外。[94]防闲：防范、防备。[95]晚节末路：谓晚年失意之时。[96]怵而为奸：被引诱做坏事。怵：诱惑、引诱。[97]临人亲职：位于百姓之上、担任官职。临：居高临下。[98]出身：指最初开始出仕时的身份、资历。[99]典狱：掌管刑狱的官。典：管理、掌管。[100]渍：染。失教：没有教育感化。[101]被服：习染。成俗：已有的习俗，旧俗。[102]“缘绝”句：谓新旧官员只凭文书联系，职事交接完毕，这种联系也就断绝了。簿书：文书。[103]所部者远：所管辖的地方偏远。[104]假借：给予，授予。[105]劾：弹劾，揭发罪行。[106]苟简：只顾眼前，得过且过。[107]“国虽”七句：出自《诗经·小雅·小■》。靡止：不大。■(w)：大、多。艾：同“乂”，治理。[108]张角：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今河北平乡）人，黄巾起义军领袖。[109]“三十六方”三句：东汉末年，张角借治病传教，秘密组织群众，十余年间，设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有一个首领统领，由张角统一指挥。郡国：郡县和诸侯国。[110]黄巢（公元？~884年）：唐末山东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聚众响应王仙芝起义，王仙芝死后，被推为起义军首领。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攻克洛阳，占领长安，建立大齐国，称皇帝。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兵败自杀。[111]“陵夷”句：陵夷，衰落。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112]伏匿：隐遁。消沮：沮丧。[113]宗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地方，后成为王室、国家的代称。[114]“昔晋武”句：晋武帝平定东吴、统一中国后，鉴于曹魏孤立而亡，大肆分封宗族子弟为诸侯王。其死后不久，便发生了八王之乱，从而导致了西晋的灭亡。晋武帝，即司马炎（公元236~290年），字安世，司马昭之子。嗣晋王。后废魏帝自立，定都洛阳，建立西晋王朝。在位二十六年。趣过目前：言得过且过。趣，同“趋”。[115]当时在位：指晋武帝身边的大臣贾充、何曾等人。[116]偷合苟容：苟且、迎合以保住官职。[117]“而其后”三句：海内大扰，中国大乱。列于夷狄：谓国土被少数民族所分裂。列，同“裂”。二百余年：指从晋惠帝末年五胡十六国之乱起，至北周静帝末年，中原分裂二百六十多年。[118]伏惟：俯伏思维。旧时下对上行文的敬辞。三庙祖宗：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位已故的皇帝。[119]万世血食：谓帝位世代相传，祭祀不绝。血食：古代宗庙祭祀用猪、牛、羊等祭品，故称。[120]惩：警惕，引以为戒。[121]“见孟子”句：语出《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梁惠王之于王政，“不为也，非不能也”。[122]“及见”句：据《孟子·告子下》载，鲁国任命慎子为将军，准备夺取齐国的领土，孟子便告诉慎子应行仁政，不可用武。他说，按规定，诸侯国的土地只有方圆一百公里，而现在鲁国已超过规定领土五倍了，如果碰上贤明君王，鲁国的领土还会被削减，何必再用武力去夺取土地呢？慎子，即慎到，战国时赵国人，主张法治。[123]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景帝之子，即位后，对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对外用兵，开拓疆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太学，立五经博士。在位五十四年，为西汉之鼎盛时期。主父偃（公元前？~前127年）：西汉临淄（今属山东）人，复姓主父。汉武帝时任中大夫，提出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推恩法”，主张抑制豪强贵族的兼并；建议设置朔方郡，以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扰。后出任齐王相，得罪遭灭族。[124]“令诸侯王”句：指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下推恩令，让诸侯王把自己的领地分封给子弟，而由朝廷给予官爵名号，直属中央统辖，从而使诸侯王的封地越来越小，势力削弱，加强了西汉的中央集权统治。[125]“而汉”二句：详见[124]。号名：官爵称号。[126]“而不至”句：谓而不至于发生震惊、变乱和败亡之事。衅：争端、事端。[127]孟子之言：指上文孟子对慎子说的一番话。[128]操之：掌握。临：统治、驾驭。[129]自勉以为才：谓自己努力成才。[130]尽：谓考虑得周到完备。[131]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指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推行庆历新政。而因遭到宰相章得象等人的反对而失败。[132]“以其”三句：以，若。齟齬(j y)：原指上下齿不相对，比喻意见不合，互相抵触。[133]“是伐”三句：见于《诗经·大雅·皇矣》。谓周文王对于不顺从的崇国发兵讨伐，斩尽杀绝，从此天下诸侯无人敢违抗。肆：纵兵。忽：消灭。无拂：不叛逆。[134]“及至”七句：大意是说，孔子以老百姓的身份周游列国，劝说各国君臣抛弃他们的习俗，扭转方向，增强薄弱环节，虽极尽辛苦却终遭驱逐。憧憧(chōng)：往来不定的样子。

[135] 迂阔而熟烂：谓不切合实际的陈词滥调。 [136] “ 彼其 ” 三句：谓那些人的意思，不完全切合目前的利害，便以为当世不能施行。 [137] 希世：迎合世俗。 [138] 大伦：指封建社会所规定的君臣、父子等伦常关系。 大法：国家的重要法纪。 礼义：指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 [139] 刀笔：汉代以前用毛笔在竹简上写字，写错了要用刀子刮去重写，故用以代指书写工具。 [140]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649年），这期间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所谓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141] 封德彝：唐太宗时曾任右仆射。 [142] 魏郑公：魏征（公元580～643年），字玄成，唐太宗时任谏议大夫、侍中等职。直言敢谏，为太宗所敬畏。封郑国公。死后谥文正。 [143] “ 而天下 ” 句：谓天下太平，刑法因不需要使用而被搁置。 [144] “ 贾谊 ” 三句：见于《汉书·贾谊传》。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西汉洛阳人。文帝以为博士、太中大夫，后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再迁梁怀王太傅而卒，年三十三岁。世称贾太傅、贾生。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朝代名，传为汤所建，传至纣王，为周武王所灭。 周（公元前11世纪～前3世纪）：朝代名，周武王所建，历史上有西周、东周（含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之分。 秦（公元前221～前207年）：朝代名，秦始皇嬴政所建，传至二世，为项羽、刘邦所灭。 汉：朝代名，分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汉高祖刘邦所建）、东汉（公元25～220年，汉光武帝刘秀所建）。 [145] 毛举：烦琐地列举。 [146] 惓惓（quán）：恳切、诚恳的样子。 [147] 本篇第10自然段倒数第四行“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后，茅坤有批语云：“以下节节与此相贯穿、相呼应。荆公劫主上以倡左右，大臣着数须于此识得荆公作用，又识得荆公偏执病根，方是法眼。”

【译文】

1 我无才无德，蒙受君恩，充任一路官员。现在又蒙恩召回朝廷，有所任命，理当把在任时了解的情况报告给陛下。虽然我知道自己并不称职，还是斗胆把因职务关系所了解的情况与天下大事冒昧地联系起来加以陈述，敬请陛下详加考虑、择善而从，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2 我认为，陛下有谦恭节俭的美德，有聪明智慧的才能，每天为国事早起晚睡，从不懈怠，对歌舞、美色、游猎之事无丝毫沾染，您对老百姓仁慈，又爱惜物力，深得天下百姓的信任，您又能凭公选拔受国人爱戴的人才作为辅佐大臣，将国事托付给他们，并不因为奸邪小臣的中伤而怀疑他们。所有这些，即使是二帝、三王再生，也不会做得更好。这种情况下，按说该家家富足、天下大治，然而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理想。现在，我们对内不能不担心江山社稷的稳固，对外又不能不害怕外族的入侵，国家的财政越来越困难，社会风俗也在一天天地败坏，天下有识之士都在为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而担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弊病在于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法令制度。

3 现在朝廷法令严密完备，而我却说没有法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现在的法度，大多不符合先王的政治。孟子说过：“有的国君具有仁爱之心和仁爱的名声，而老百姓却得不到他的恩惠，就是因为他没有效法先王之道来治理国家。”我们当前政治的弊病，正是孟子所说的这样。

4 现在离先王的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了，所经历的事和所面临的形势也大不相同，要一一恢复先王的政治，即使是十分愚笨的人，也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但我所说的效法先王之政，是说效法先王为政之意。从二帝到三王，前后相距一千余年，这中间治、乱、兴、衰都经历了。他们所遇到的事和所面临的形势也各不相同，所采取的政治措施也大不相同，但他们治理国家的用意，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应当效法先王为政的用心。这样，我们进行一些政治变革就不会骇人听闻、使天下哗然，而又能符合先王的政治。

5 虽然如此，根据当前的形势来观察，您即使想改革国家政治，使之合乎先王的用意，也肯定做不到。陛下具有谦恭节俭的美德，具有聪明智慧的才能，又有爱民惜物之心，如果真的特